中山醫學大學第四屆迴旋梯文學獎　投稿作品表　　**編號：**

參賽類別	□小說組　■散文組　□新詩組　□台語散文組
作品名稱	日記

此時的我正在書桌前翻閱之前的日記，偶爾回顧一下過去的自己也挺有趣的，日記就像台放映機，一幕又一幕，有些日常的迷失或是遺忘的悸動都能在日記裡用文字重新鮮明起來，好像在看一齣名為自己的劇，不曉得這算不算一種念舊，但我喜歡這種記憶回放、歷歷在目的感覺。

正當我又掉進回憶的漩渦，想起她已經不是第一次偷看我的日記了，不曉得自己到底做錯了甚麼。

記得人生中第一本真正有在寫的日記本是高一那年學校交換禮物抽到的，之所以說它真正有在寫，是因為在這本之前，我也有在書店跟著媽媽買過那種一年份的記事本，小孩子挑本子的喜好全憑外表，也不管裡面有沒有足夠的空間可以書寫，對當時的我而言，可愛的插圖與花花綠綠的視覺豐富才是重點。小時候也不太懂得把感受轉化為文字，但為了讓本子發揮價值，一開始興沖沖的把生活的大小事都寫上去。後來，長大了日子卻漸漸變窄，實在沒時間再記錄一些百無聊賴的流水帳，為了填滿這些空白的小格子，只能生硬地擠出一些現在看來是「硬拗」的事情，讓日記本的後段充斥了「為了寫而寫」。高中以前的日記本沒有被我記上多麼深刻的體悟或是學習，頂多是隨手記錄、培養書寫的習慣，儘管如此，它乘載了我童年時的快樂，跟一段無憂無慮的時光。

高中交換禮物抽到的這本日記本跟之前的有點不一樣。封面是天藍色的，內頁為橫式直寫，從裡到外沒有過多的圖案與線條劃分，只有一些恰到好處的小插圖作為點綴；沒有硬性規定日期與能夠書寫的位置，反而有大面積的留白等著筆者發揮，整體呈現一股愜意而不壓迫。不知道為什麼，當時抽到它，內心突然湧上一種想要彌補的心情，這種感覺似曾相識，想到之前那些不了了之的日記本，我有點害怕再提筆，不過本子蠻好看的，不使用的話它還是擺在那，基於物盡其用的想法，終於我又開始書寫了。

日記本的內容多半都是高中課業繁重中的一點小確幸。早上六點起床是為了搭上六點四十五分的校車，在學校一待就是十個小時，一天一半多的時間幾乎浸在學校，若再加上晚自習，回到家都已經晚上九點半了，在一個可以放鬆的空間下，除了複習功課，剩下的時間分配給吃飯與盥洗等等雜事只能說是分秒必爭，鮮少有時間可以和家人促膝長談，也許他們也不想打擾你吧?在一天的結尾，我把瑣碎處理完後總會靜靜地坐在書桌前，回想這一整天發生過的事情:有沒有很有趣或有意義的事情值得紀錄呢?在睡前的這個時刻世界都靜下來了，只有自己跟自己獨處，而我很享受這樣的時光。

後來我在想，會不會就是在這樣和家人「聚少離多」的青春期下，不在家的時間將我和媽媽彼此推得愈來愈遠?

曾經讀過一篇文章，忘了在哪裡看過卻印象深刻，大意是在說當一個女人變成妻子、媳婦、母親這種三合一的角色時，有時候會忘了「自己」。這一點在家庭主婦上尤其明

顯，一直以來忙碌的照顧小孩難免會將生活重心傾向孩子，隨著孩子慢慢長大而逐漸尋求獨立的時候，母親這個角色就像演員演了一輩子的戲，突然被告知要做回自己，她會有多麼恐慌與難以調適呢?

高中後的我有一段時間跟朋友比較親近，心事不一定會向父母說，一半原因是因為長時間待在學校跟同學比較要好，年齡層相近也好聊天；另一半原因是覺得有時候他們不太能理解我，隨著年紀漸長，開口表達內心話變成一件彆扭的事情，漸漸的我就閉口不說了，我想著父母也有自己要忙的事情，我的小事也不好再讓他們煩心吧?而且要是被唸了那還不如不要講，於是我把感受與日常記錄在本子裡，包含一些我希望只有自己知道的小事。

而我一直相信，日記的用途是為了捕捉生活中的美好片刻、把思想具象化的過程。日記是一個人主觀的情感精華，不應該變成某個人無法理解某個人時所用的非正當捷徑。

事情就這樣發生了。記得是高一的某個下課，我和要好的朋友從校車的站點下車，我們嘻嘻鬧鬧聊著天、想說要去哪裡吃點點心再回家。走著走著媽媽突然傳來一段看似頗長的訊息，我想也沒想太多:大概又是要我早點回家不要在外面逗留的叮嚀吧?沒有什麼戒心的我隨手就把訊息點開，然而打開後我愣住了。氣憤的淚水從眼眶接連滴出來，既無助又委屈。那次是我最好的朋友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看我哭，但卻不是媽媽第一次和最後一次偷看我的日記。

那是一長串帶有情緒的訊息並夾著兩張照片。照片中其中一張是我日記本當中的某一頁，內容是說今天跟朋友們一起去圖書館讀書，讀完之後心曠神怡，好多問題迎刃而解，彷彿是第一次感受到聚集知識的力量，因為在高中以前我從沒自己跟朋友出過門，現在聽來很荒謬，但小時候父母總用擔心我遇到危險等說詞拒絕我，連讀書會也沒有參與過，更遑論玩樂。

另外一張照片是我和男同學的合照。

看到這邊，我想我知道媽媽誤會甚麼了:你是不是偷交男朋友?

不，媽媽，你真的誤會了，當天一起出去讀書的人包含我總共五個人，三女兩男，這三個女生都是我上高中時最一開始認識就很要好的朋友，另外兩個男生是因為數學很強的關係才會跟我們一起出來讀書，而且，明明就有這麼多照片，有我的個人照、我跟女生們的合照以及有男有女的合照，大家都是好朋友，為何你偏偏執著在那一張跟男同學單獨的合照，就這樣誤會我呢?我真的很委屈。

等一等!不對，不對呀!我並沒有把照片貼在日記本裡面，手機也有密碼鎖住，為甚麼媽媽手上會有如此畫質清晰、不像翻拍的照片?

「到底為甚麼?」我想破頭都不明白照片除了出自我手機外，還會在哪裡?一方面很生氣日記本被偷看、甚至偷拍，另一方面我不明白為何在隱私被侵犯的情況下我還要接受質疑?偷看偷拍本來就是一件不禮貌的事情，就算說是家人出自於關心，我也無法接受。錯綜複雜的情緒在朋友的安慰下稍微恢復冷靜。假設我是媽媽，今天很想知道女兒最近都跟誰來往、都做了甚麼?於是翻閱女兒的日記本，發現上禮拜六跟朋友一起去圖書館竟然有

男生?甚麼?我來看看是哪個男生跟我寶貝女兒出去。

我一邊苦惱地盯著那張跟男同學的合照，一邊在心裡擅自幫媽媽解釋她可能會誤會的原因，想想，也許情有可原吧，正值青春期的兒女不再跟自己談心，或許媽媽是悲傷的吧。我焦急的眼神彷彿快看穿螢幕卻毫無頭緒，指尖浮躁地反覆點著照片旁邊的一些編輯項目，眼角一瞥，突然發現 dropbox 雲端共享的選項。

這支手機之前的使用者是媽媽，我承接的是有著她血脈的手機。打從母腹中出生時唯一的連結是臍帶，一但從子宮出來的嬰孩勢必切斷臍帶、脫落，才能變成一個獨立完整的個體，成長成人更是一輩子的課題，不可能永遠依賴母親，而手機裡的雲端共享系統在兩部手機中同時登入著，就像尚未剪斷的臍帶，一脈相承，我感受到自己的一舉一動在我尚未認知前就同步的被媽媽默默監視著，過了那麼久，我已經長大，感覺卻像待在羊水那般狹窄。

空氣當中的沉默凝結，有點耳鳴，原來我一直是以這樣的方式被理解的，以這種當事者完全不知情、也不會感到被尊重的方式。儘管釐清了照片與日記本如何被偷看與偷拍的過程，但卻沒有恍然大悟的那種明朗，只有被重擊後，兩眼發昏的那種暈眩，好暈。

遇到這種事我有點不曉得該怎麼應對，甚至無法判斷這件事情的對錯，或者說，這種事不該被當成是非題。如果說父母不告知手機內還連接著自己的帳號是基於關心與擔心呢?其實也…還說得過去…嗎?那如果他只是不知情所以沒告訴我呢?不太可能不知情吧?這些看似合情合理的解釋還是無法讓內心中的委屈得到釋懷，我知道我只是在試圖不讓傷口變大而已，問題根本沒有被止血。難道隱私可以這樣被攤在地上就只是因為擔心?為甚麼不一開始就告訴我呢?

後來，我跟媽媽的對話並沒有達成共識，雖然她口頭上說是因為擔心我才這麼做的，但似乎沒有改變一貫的行事作風，而我依然活在被窺探的陰影裡，為了給溝通的破局一個能接受的結果，我只能跟自己說:「既然改變不了她，那就改變自己吧!」她愛看我的日記，那我就把日記藏起來吧!如果被她找到，我就鎖進箱子裡，再把鑰匙藏起來或帶到學校去，要是她找到鑰匙，我裡面就多放一些不相干的書籍，或者，乾脆我不要寫了，不寫了，不要留下實體的紀錄這樣就不會被找到了。

高中抽到的這本日記本跟之前的太不一樣了。它變成一個可能被發現而需要被保護的文化資產，媽媽像是盜墓人，而我是個退讓的陵墓守護者，我想把瑣碎日子裡快樂的、辛苦的、難過的、不為人知或無法分享的心情都變成文字記錄下來，我相信人生中每個時期都有屬於那時的別緻，也只有在那個當下才能體會、感受，並寫下獨一無二的文字記憶。

所以到底是甚麼導致我與親愛家人之間變成像是你追我跑的生存遊戲，必須要在躲開、掙扎、回應攻擊中選擇，抑或有其他選項，假設我可以正面迎擊，假設我好好的溝通一次。

論語:「沉默是金」，意為不常說話的人易取得成功，也可以被解釋為沉穩思考後再說出話的人更容易獲得成功，而下一句通常會接上「開口是銀」，把他們兩句合在一起用來提醒行事衝動的人要謹言慎行。不過，若是在不正確的時機使用沉默，則會讓關係變得疏遠，尤其在華人這種較不善於開口表達情感的民情，與科技冷漠的雙重劣勢下，有時我們

對於身邊最親近的人不願意解釋太多，也不願意溝通，只聽自己想聽的、說自己想說的。

人與人之間的認知差異其實是大的，大概就是河與河之間的距離，可說是八竿子打不著，越是了解越是有:「原來有人會這樣想呀?」的感覺。要是對彼此有些認識，有著雙向的來往，那就好似在河與河之間搭起一座小橋，或是河道很近；若是再更熟一點，則像中間有填海造陸，互通往來基本上沒甚麼大礙，偶爾水波來了晃一會兒罷了。當彼此達成溝通上的和諧，就好比雙方水域都願意傾斜自己的坡勢，讓自己的支流融匯到對方水域中，好讓其理解、接受，進而包容與認同你。大海之所以是大海，是因為它能納百川，人也是因著懂得傾聽與理解，所以才會寬廣。

回想一下那些沒有結果的爭執，大聲且帶著情緒的指責，說自己沒有生氣卻面紅耳赤的表達意見，最後，一方賭氣而另一方滔滔不絕的解釋，不歡而散，那不是溝通真正的樣子。溝通並不僅僅是說出來而已，而是理解、接受而認同。這大家都知道的道理，但真的要做到實則有難度，現實中我們太常讓主觀意識成為一種濾鏡，支配著自己看待事件的模樣，而其他人當然也有自己的濾鏡，所以在看待同樣一件事情的時候就會產生多元的解讀，一不小心就造成誤會。

誤會是人與人之間最遙遠的距離，我想，若是那個時候我和媽媽彼此都放下主觀，在氣話說出口之前先磨掉鋒利，收攏自己的情緒，選擇從原況相機的視角重新檢視我們之間的分歧，那就算原況相機中的我們是如此不完美而有瑕疵，但不完美的我們可以補足對方的短處，一起變好。

字字斟酌或直白表達；小心翼翼或瀟灑不拘小節，這都是日記呈現的樣貌，它不只是心靈出口也是回憶收藏。日記還是可以分擔一些生活的包袱，理順生命中的皺褶與不平，記載熠熠的瞬間，但我們仍要相信「自我抒發」與「彼此對話」同等重要。沉默或許不再是金，有效的溝通才是鑽石。